

辛红娟

传播中国

「译」往情深

□本报记者 童抒雯

“弗罗多还活着，却落入了大敌之手。”当电脑屏幕上出现这一行字时，作为《魔戒》第二部《黑白双塔》的译者，宁波大学教师辛红娟的“魔戒”之旅也画下了句点。100万余字的原著，耗时两年多，一场“苦役”终于结束了。“原本打算把《魔戒》作为我的封笔之作，毕竟太累了。”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是辛红娟清楚，只要碰到心仪的作品，她还是忍不住地“手痒”。这是一位译者的自觉和渴望。

今年3月，中国翻译协会首次在“资深翻译家”荣誉称号下新设“优秀中青年翻译工作者”荣誉称号，辛红娟成为首批获奖者。从业30年，师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让辛红娟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：讲台上的她激情洋溢，在身体力行中，用专业全力托举学生；书桌前的她细致冷静，在字句的爬梳中，用语言架起连接世界的桥梁。

文学的摆渡人

在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笔下，每一个写作的女性都需要“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”。初见辛红娟的书房，目之所及，最多的就是书。书架上和书桌上，层层叠叠地垒着各种书籍，“主打一个随手就能摸到书”。

译者常常被视作文学界的苦力，长时间的伏案写作更是辛红娟的工作常态。如此看来，她的世界似乎很小，小到只有眼前的一方书桌，但更多时候，她的世界很大，借助翻译，她得以在多重宇宙间畅游。辛红娟的翻译之路是从翻译《绿林侠客罗宾汉》开始的。因为中英文底子好，大学一毕业辛红娟就跟着她的老师路旦俊一起合作翻译。

一篇好的译文，句子结构、人称使用、词语搭配……都是需要考量的细节。“新手”出道，热腾腾的手稿交上去，收回来的常常是修改后的“满篇红”。但也因为这份严苛，辛红娟对翻译工作的理解更深了，“路老师让我知道翻译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，来不得一点马虎”。

都说翻译之路如同登山，过程中付出的心力往往会在字里行间留下印记。翻译《毛姆短篇小说选》时，为了尽可能地“还原语感”，辛红娟查阅了大量与原作者相关的资料，“毛姆曾是名医生，所以他的文笔就像手术刀一样干净利落”。于是，她把自己的笔变成了“手术刀”。翻译《魔戒》时，她让自己沉浸在中世纪的魔幻世界里，品尝着故事里的欢喜与悲伤、胜利与失败……“把自己藏起来”是辛红娟作为译者的一贯坚持。在她看来，文学翻译是一门需要克制的艺术，“译者需要译出眼泪，也要译出笑声，但就是不能剥夺读者体会悲欢离合的权利”。

在辛红娟的所有译作中，《寂静的春天》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“第一次听说这本书还是在大学课堂上，老师讲着讲着就哭了。那是我第一次产生了环保忧患的意识。”辛红娟回忆道。2015年，机缘巧合之下，辛红娟收到了出版社再译《寂静的春天》的邀请，于是她爽快应下。作为一本科普读物，《寂静的春天》中涉及许多有关生物、化学、海洋等

的专业知识和概念。为了打破专业壁垒，两年间，她不停地往返于书本和现实之间，翻阅文献、请教专家、核实数据……说起这股子韧劲，辛红娟的想法很简单，“我一直记得自己在读完这本书时的震撼和愤怒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向更多的人宣传环保”。

到了交稿那一天，正值阳春三月，校园里的树木吐出新芽，辛红娟看着眼前的景色，种种情绪涌上心头。2018年，《寂静的春天》入选教育部蓝色经典文学丛书，同时也被选为新编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。从业30年，辛红娟已经出版了文学、文化译作近20部，其中既有《儿子与情人》《毛姆短篇小说选》《魔戒》等经典文学作品复译，又有《人们都叫我动物》《播火者》等文学著述的国内首译，总承译近400万字。

为学生点亮人生之灯

对于辛红娟来说，成为教师实属意外。辛红娟是江苏徐州人。当时的徐州地处中欧铁路运输的枢纽。一列列火车穿城而过，不仅留下了满城的烟火生机，更在辛红娟的童年记忆里种下了“看世界”的种子，“那会就想长大了当国际列车上的翻译”。1994年，辛红娟从长沙铁道学院（现为中南大学）外语系毕业。一次拜访改变了她的人生。

大学毕业前夕，辛红娟拿着毕业论文找到了论文指导教师钟良明。“钟老师穿着一双黑布鞋，家里十分简朴，但谈及教育，他的声音满是笃定和幸福。”多年过去了，辛红娟始终记得这位老教师当时的教诲，“做老师可能一辈子都不显达，但这是一份点灯的工作，改变的是别人的人生”。或许是无心插柳，辛红娟放弃了北京的工作机会，决定留校从教。

2015年，辛红娟来到宁波大学，主要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，中国文化典籍译介与传播方向。她一直践行着“口译与笔译并重，理论与实践兼善”的人才培养理念。相较于书桌前的安静内敛，讲台上的辛红娟仿佛变了个人，只要是和专业相关的话题，她总有取之不尽的素材，“我的翻译教学得益于我的翻译实践，很多课堂上的例子都源自我的译本，学生们也会觉得亲切，投入感就会强”。她将自己的翻译经历“揉”进课堂，带着学生们一起在翻译世界里“打怪”；她也鼓励学生们挑战权威，经常拿着自己的译品满课堂地寻找“对手”，一旦碰到更好的翻译，她更是如获至宝，“翻译没有止境，如果我的学生译得比我好，那才让人高兴”。

辛红娟是个大忙人，一天的行程计划常常被安排得满满当当。但对学生，她从从不吝啬。学生小施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“摆烂”的大学生活会因为一通电话而彻底“翻转”。一次，小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辛红娟求助翻译问题，没想到却等来了辛红娟的一通电话。“辛老师不仅解答了我的困惑，还从英汉语言对比一直聊到了我的未来规划，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！”一场看似随意的师生交流，犹如投入石入湖，在少年的心间荡开了涟漪。

毕业生孟佳蓉笑称自己是个“慢性子”，“感觉自己学什么都比别人慢，但辛老师给



辛红娟为波兰雅盖隆大学的学生们讲解中国文化

(受访者供图)

足了耐心”。大到框架、逻辑，小到用词、标点，每次作业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辛红娟的反馈，“辛老师会带着我一遍遍地修改，最多的时候改了二十几稿”。即使学生们已经毕业了，辛红娟还是会止不住地牵挂，“无论他们啥时候遇到困难，我都得管着他们”。

“对学生给予足够的关心和尊重”是辛红娟从她的导师张柏然身上感受到的。辛红娟回忆，整个读博期间，她和导师往来的邮件不下400封。如今，她也学着导师曾经的模样，将这份耐心和温暖传递给学生们。

传播中国好声音

在幼儿园开设“阳明文化”课堂，通过支教向山区学生讲述浙东红色故事，面向来华留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外文宣讲活动……在宁波大学的校园里，“浙东红色文化传播团”一直活跃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路上。去年10月，传播团凭借《浙东文化为什么这样红？——以“唐风宋韵 明心铸根”为核心探寻浙东红色基因 讲好浙东红色故事》这一作品获得第十八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专项赛道的全国一等奖。

传播团的故事是当下年轻一代发出中国好声音的一个注脚。辛红娟是幕后的推动者，更是时代发展的见证人。“我刚开始做翻译时，赶上国家改革开放，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翻译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理念。”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，辛红娟感到时代的风向变了，“国际社会迫切地想知道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密码，也比过去更需要倾听中国的声音”。

把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译介出去，是她对时代的回应。《老湘雅的故事》是辛红娟团队翻译的第一本汉译英译作。得益于翻译，一段曾经发生在老湘雅医院里的中美友谊故事终于被更多人看见。事实上，辛红娟早在读博期间就将研究目光聚焦在《道德经》的英译上。调任宁波大学后，她带着学生们成立“外文宣讲团”，鼓励他们抓住出国游学、交换和孔子学院志愿服务等机会，尽可能地为中华文化发声。

如何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，精准传播中国好声音成了辛红娟当下的新课题。讲好中国故事，一要有人。辛红娟的翻译团队里既有本科生、硕士生，也有博士生。只要学



生有兴趣有热情，她都愿意将其“招至麾下”，“学生身上有着无穷的潜力，我要做的就是让兴趣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”。二要有方法。用漫画辅助文字，诠释古典文化是辛红娟在中华经典外译上的新尝试，“翻译的过程不只是将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，而是文化与文化间的碰撞。经典的优秀作品是可以被不同时代、不同语境、不同阅读经历的译者重新面对和诠释的”。

起初，这是一场由文字开启的旅程。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，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，译者们传递着新的思想、新的世界。在辛红娟翻译的魔幻世界里，弗罗多和他的盟友最终摧毁了魔戒，完成了他的使命；在现实生活中，辛红娟同样有着自己的使命，那就是引领着学生“在世界舞台上，发出更多属于中国的好声音”。

丽水市特殊教育学校毛纯：

做无声世界里的“托举者”

从特校学子到特校教师

童年时期的毛纯是不幸的。因为一场医疗事故，毛纯的世界陷入了沉寂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患有腿疾，境遇更加艰难。但毛纯又是幸运的。1986年，丽水地区聋哑学校（现为丽水市特殊教育学校）来遂昌招生，毛纯考了第一名，顺利入学，改变命运的伏笔就此埋下。

在聋哑学校学习生活的8年间，毛纯收获了许多真挚而无私的爱。由于腿疾，毛纯经常摔倒，爬楼梯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班主任叶晓华总是扶着他上下楼，呵护着他走过一年又一年。在学习绘画期间，启蒙教师余官方自费为他购买宣纸与毛笔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毛纯的自卑情绪也在悄然蔓延。新来的班主任刘菊琼用海伦·凯勒的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要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。在教师们的鼓励下，毛纯越发用功。一次，毛纯因为专注于绘画而错过了晚饭时间，刘菊琼端着自家热腾腾的饭菜出现在教室门口。

1994年，因为丽水当时还未开设聋人高中，初中毕业后的毛纯只能回乡，做起了裁缝的营生。一封远道而来的信再次改写了毛纯的命运。刘菊琼深知毛纯对升学的渴望，四处奔波，终于为他争取到入读宁波市聋哑学校（现为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）的机会。就学期间，毛纯还收到过

刘菊琼的另一封信。“信里夹着50块钱，刘老师希望我能考上大学。”30年后，提起那封信，毛纯依然十分动容。

1999年，毛纯考入长春大学国画专业，成为丽水市第一个聋人大学生。毕业后，他怀揣着对教育的深情与反哺之心，回到母校任教。如今，他已经教出了数十名大学本科生，其中光长春大学就有10名，毛纯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。

特殊学生心思细腻敏感，同样渴望被爱和被尊重。相同的成长经历让毛纯更容易与学生们共情，“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能与他们默契地理解彼此”。毛纯会悉心开导每一名迷茫的学生，会带学生吃晚饭，会自掏腰包给学生买绘画材料……他把自己曾经收获的爱重新投注到了学生们的身上，鼓励他们勇敢前行。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

“除了听，我们什么都能做到。”这是毛纯最常告诉学生的一句话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毛纯不仅擅长绘画，也热爱摄影，他在学校开设了摄影兴趣课。

每次上摄影课，毛纯发现学生付玲玲总会第一时间去“抢”单反相机。经过了解，毛纯得知付玲玲的家境并不富裕，她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

无助和茫然，而摄影是她当下的兴趣所在。毛纯心想：或许摄影能为她带来不同的人生机遇。于是，他把自己的相机借给付玲玲，并常在课余时间耐心指导她，希望她能在摄影上找回自信和快乐。

在一次校运动会上，付玲玲负责拍照。当跳远运动员落入沙坑，溅起细沙；当跳高运动员飞跃过横杆，稳稳落地；当铅球运动员甩动双臂，在空中留下完美的抛物线……看着这些被定格生动瞬间，毛纯竖起大拇指。很快，付玲玲的摄影作品陆续获得多个省市级奖项，还入围了国际聋人摄影展。

在毛纯的影响下，许多听障学生在走出校园后，也能很好地融入社会。几个月前，曾经的学生李光武给毛纯发了一张“提车”照——画面中，他手捧鲜花，笑容满面地站在崭新的汽车旁。李光武在义乌创业，时常会和毛纯分享事业上的小成就。更让毛纯骄傲的是，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已经能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，他招聘的员工同为听障人士。

从教20多年，有一幅画面一直刻在毛纯的脑中：那一天，他走进教室，看见黑板上写着——“祝毛老师生日快乐！”学生们纷纷起身用手语“唱”起了生日歌，还把精心准备好的礼物堆在他的面前……



毛纯带领学生外出写生 (受访者供图)

□本报记者 郭诗语

在丽水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美术教室里，一堂剪纸课正悄然进行着。教师毛纯此时正被学生们团团围住，他们交流的方式很简单，手语、眼神和微笑，教室里安静得只有刻刀发出的摩擦声。和他的学生一样，毛纯也是一名听障者。

38年前，年仅10岁的毛纯也是这里的学生。命运像极了那个充满巧合的剧本。多年以后，昔日的学生再次归来，在这个熟悉的校园里开启了他的教师生涯。那个曾经被人托举的孩子，如今也成为一群孩子的“托举者”，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发出了属于自己的“声音”。